

稗稿且存

B A I G A O Q I E C U N

杨应芹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稗稿且存

B A I G A O Q I E C U N

杨应芹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稗稿且存 / 杨应芹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1110-553-7

I. ①稗... II. ①杨... III. ①古籍整理—文集
IV. ①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9159 号

稗稿且存

杨应芹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210mm
印 张: 18
字 数: 40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81110-553-7

责任编辑: 徐玲英
责任校对: 徐 杰

装帧设计: 孟献辉
责任印制: 陈 如 韩 琳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究了，他晚年之所以能在水經注的整理上取得登峰造極的成就，絕非出自偶然。

水地記的初稿未見四續之一的江水，但從禹貢經指摘抄的內容，可以看出作者為江水所做的資料積累，故仍附之於後，以供參考。

南通本誤很多。北圖本雖糾正了底本的部分錯誤，但又同時出現了新的錯漏。為此，我們還是採用南通本為底本，校以北圖本。北大藏手稿殘卷及有關典籍。

砚林拾遺、誠院冰院作為外集二卷。棟亭藏板于乾隆年間的
重印本，加上別集、外集等增補刻本，始為學餘堂全集。
同時收入全集的還有其子施彥恪、施氏家風述略、續編一卷。
其孫施璵、隨村遺集六卷。施念曾愚山先生年譜四卷。

文淵閣四庫全書學餘堂集（以下簡稱四庫本），收文二十八卷，
詩五十卷、外集二卷。出于政治原因，四庫本對原書小有刪改。
如方邵虎傳：「清師定浙江金華府，久抗不下，屠其城。」四庫本改「清
師為大兵」，刪去「久抗不下，屠其城」二句。又如因錢謙益詩文被
認為毀版，書中凡與錢有關係者皆刪。如東隱居詩文序：「所著
東隱居集、錢牧齋、陸卧子諸公序之詳矣。」四庫本刪去「錢牧齋」，另
補「劉國」二字。其文結尾：「錢公牧齋宏征其行事，歛為墓銘狀，未往
而錢下世，迄今遺憾云。」此二十五字全被刪去。不過四庫本改正了不少筆

淵

六

說明

我們先後查得水地記的兩種抄本：北京圖書館一冊裝三卷本和江蘇省南通圖書館五冊裝六卷本。這兩種本子均為孔繼涵的家抄本。北圖本有孔氏的親筆題序，南通本有孔氏親筆題名及部分校改。南通本第一冊為記郡記山、河水一，二至四冊為河水、濟水、淮水，第五冊匯集了部分殘稿及作者讀胡渭禹貢錐指的內容摘抄。孔氏的校改在第一冊。北圖本為河水一、濟水、淮水，其中河水一與南通本朱筆校改後的文字完全相同，且全書行款一致，抄寫精美。可以判斷，南通本是原抄本，北圖本是以南通本作底本的精抄本。

孔氏於南通本第一冊封面題曰「水地記初稿」，於其題下

小字注「記山、記郡、河水」。此圖本孔序詳細交代了初稿本的由來。在戴震生前，孔氏曾與他談及初稿本，他說：「是草稿者，不足存也。」^而我們今天借助於這部初稿^却，可以更全面地看出戴震一生在治學道路上所留下的腳印。

除抄本之外，北京大學圖書館尚保存有水地記的手稿殘卷，其中有兩份^{抄本}為「河出崑崙之虛」章，內容基本相同，而文字出入很大，與本初稿的文字相去更遠。很明顯，這份殘卷是初稿之前的一稿、二稿，可見河水在初稿階段至少是三易其稿。

水地記初稿本大量引用了水經注的原文，並進行了部分訂正。孔序曰初稿「乃戴東原先生二十餘年前之稿底」，可見戴震至遲在乾隆十九年入都前後就着手於水經注的研

前言

一

从1977年6月参加《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到1996年9月离开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所，其间我一直业余或专职从事于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今能将这段时间所写的部分文字材料结集出版，感到十分欣慰。

我是1967届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先被派遣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两年后分到基层的中小学教书。但在“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我就被召回高校，参加由周总理生前批准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这算是很幸运的。

我参加《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前后八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四年主要任务是收词制卡。这种工作使我有机会去细读古书。所谓细读，就是要把书读懂，保证收词正确无遗漏、例句完整、标点无误。后四年主要任务是词目编写。词目编写不仅要求立目恰当，释义准确，同时每条被引用的书证都要查核原书，以免万一有误。这些被引用的书证若是我们自己收录制卡的，则可按图索骥，那并不是难事；然而若是来自《佩文韵府》或其他旧辞书的书

证,则既无篇目,又无卷次,为了查核其出处,有的甚至把一部书从头翻到尾,也未必能找到,真如大海捞针。《汉语大词典》编写过程中的严格训练和要求,使我终身受益,也为我后来参加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开始参加古籍整理的著作有《历代叙事诗选译》、《罗邙诗注》、《施愚山集》。这些著作整理的主持者王多治先生、何庆善先生都是我大学时代的授课老师,他们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特别是王师,他曾经是很有才华的现代诗人,故历代叙事诗选译能译得那么精准、雅致、韵味十足。更有幸的是,我与何师同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共同编写《汉语大词典》,他对我的继续教育和指导没齿难忘。我虽然没有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学历,但在何师的指导下,可以说学完了一个研究生应修的全部专业课程。这与我后来之所以能忝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大有关系的。

二

《戴震全书》是国家“八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聘请张岱年先生任主编,由本人担任常务副主编,主持编务工作。该书自1989年建立计划,到1997年全部出版,前后花了近九年的时间。这九年间,我的收获是:一、有机会求教于许多著名的前辈学者。如张岱年、任继愈、冀叔英、金克木、吴孟复、祖保泉、刘学锴、邵荣芬、吴小如、王文楚、许威汉、张秉纶等先生。《戴震全书》的编纂工作,从立项到整理出版,都得到他们的关

心和指导,使我受益匪浅。二、发现了一大批新材料。如《经雅》、《毛诗补传》、《水地记初稿》、《戴氏手校本水经注》等。1936年,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收书二十六种,《戴震全书》则达到三十八种,其中十二种皆为首次刊行。另外还有《东原文集》未收的佚文数十篇。三、找到了整理古籍的“秘诀”。戴氏的文字简约古拙,又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生物、机械等多方面的内容,一般很难卒读。我们的笨办法就是借助辞典工具书,硬着头皮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这样十遍、百遍,直至琅琅上口,可背诵了,“其意自见”了,标点也就水到渠成了。我想这不仅是整理戴书的笨办法,也是整理一切古书的“秘诀”。

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互不可分的。由于在《戴震全书》的资料搜集和整理上花的工夫比较多,而值得搜索和研究的问题自然也就比较多。因此,本书以研究戴震为题的相关文章也比较集中。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有的研究内容与前辈的指点有关。记得1992年“五一”前的一天,与我的同事彭君华君前往北大朗润园去拜望金克木先生。金先生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寿县城墙特殊的防洪功能:为什么在城外的水位高于城内地面时,城内的水还能排到城外去?一是《水经注》的所谓戴窃赵案,他认为戴氏在四库馆时只能奉上司之命办事:即把对的都说是依据大典本,把错的都归罪于“近刻”。这样才能符合“圣心”。^{〔1〕}当他得知我们搜集到的《水地记初稿》以及《戴氏手校本水

〔1〕 金克木先生1993年撰有《戴震梦告“剽窃”之冤》一文,其内容与我们谈话的精神基本一致。详见《文化危言》之二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经注》是连胡适之先生当年也未见到的材料时，他很为之高兴，勉励我们要好好地整理研究。正是由于金先生的这一点拨，我后来写就了“戴震与水经注”的系列文章。

三

关于本书裒辑的几点说明。

一、其主体内容分为古籍整理研究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两部分。每部分的编排或按内容相近，或按成稿先后。书末附修正编，即改正已发现的以前文章中的错误，以免贻误于世。

二、收集了部分师友合作的成果，以记录本人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历程，以及师友之情。凡非本人为第一作者或执笔者，皆于篇首题下或相关处标明。

三、文章保持初始发表时的原貌，一般只作错字别字的更正及其注文格式的统一，但不作任何内容方面的修改。

四、随着十几年来时间的推移，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材料；同时由于《戴震全书》的修订，发现了过去整理和研究中的错误和遗漏。如佚文《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的发现，证明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所记载的“乾隆七年壬戌二十岁”时就拜见了江慎修先生一事是正确的，而拙文《戴震与江永》等推断为乾隆十五年后则是错误的。又经反复比较研究，发现《戴氏杂录》中《记洞过水》的批改文字为两种不同的笔迹：即修改的部分是戴氏字迹，但评点部分绝非戴氏手迹，而是出自无名氏之手。拙作《戴震著述

书目补正》等文中关于戴震“欣赏”此文诸说法也显然是错误的。另外还把戴氏手书宋人米芾的《砂步诗》，误认为戴氏之作《无题》诗，把伪作《束鹿王封村广福禅林记》也视为戴氏手笔等。为了保持文稿的本来面目，虽不能在原文中修改，但又必须改正这些已发现的错误，故于书后附修正编，集中改正错误。当然，这种改正错误的形式，也可以反映出正确认识问题的时间过程。

本书出版得到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的经费支持，谨此致谢。

2010年6月29日

目次

前 言	(1)
-----------	-----

古籍整理研究

戴震未刊稿述略	(3)
戴震著述书目补正	(14)
关于戴氏经考即毛诗补传的考证	(35)
孔氏原抄本水地记	(42)
水地记校注备考录	(48)
戴震数学佚著简述	(69)
戴震全书整理札记	(72)
戴震全书序	(78)
戴震全书后记	(84)

东原文集增编前言	(90)
关于增编东原文集未收	
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一文的说明	(98)
读书水经后札记	(100)
揭开水经注戴赵相袭疑案的一把钥匙	(103)
戴震与水经注	
——从新发现史料谈起	(120)
戴氏手校水经注	(140)
段著东原年谱疑误考	(167)
戴震与江永	(177)
段著东原年谱补正	(195)
戴震诗学的基本观点与孔子诗论	(223)
戴震辑佚成就述论	(249)
历代叙事诗选译前言	(266)
历代叙事诗选译四首	(272)
长恨歌 (白居易)	(272)
秦妇吟 (韦庄)	(284)
圆圆曲 (吴伟业)	(305)
彩云曲 (樊增祥)	(314)
罗邛诗注前言	(328)
谈谈施闰章的诗	(333)
施闰章的诗歌特色	(351)
施闰章著述考	(353)
施愚山年谱简编	(369)

施愚山集前言	(387)
施愚山集后记	(407)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文言常用词例释说明	(421)
关于古籍整理中异体字的研究	(425)
从施愚山集的文字处理谈	
用现代规范汉字排印古籍的尝试	(441)
称谓漫说	(448)
谈谈汉语称谓	(461)
古今称谓词典自序	(475)
古今称谓词典凡例	(479)
汉语称谓的名实关系及其词典编纂	(482)

修正编

段著东原年谱订补	(493)
戴震遗墨辨正	(556)

百多年，现藏北京图书馆，笔者近年获睹。该书第一卷为河水，即孔氏《戴氏遗书》中的《水地记》一卷。第二、三卷为济水、淮水。二、三卷合计一万一千四百六十六字，有三分之二的篇幅为

古籍整理研究

之稿底也。鱼门兄题云未定本。……及抄得是书，与东原语及。东原曰：“是草稿者，不足存也。”遂出其已成之第一卷见付。程晋芳字鱼门。“草稿”指济水、淮水^①。“已成之第一卷”即河水。孔序作于乾隆丁酉（1777）六月初八日。那么“二十余年前浚仪之稿成”，即是说济、淮二水作于乾隆甲戌年（1754）入都之前后^②。初稿济、淮二卷与河水卷都是记述河道地理的，其不同之处在于：定稿引《水经注》的文字很少，且与其他书的文字一样，都是插在正文

